

宋之的著  
大東書局發行

審查本

# 新開縣長

四幕劇



刑

——劇幕四——

著的之宋

局書東大

行發

# 刑

每冊實價拾八元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宋 之 的

發行所 沈 駿 聲

重慶民生路一四七號

發行所 大東書局

各埠發行所 大東書局

重慶南岸大佛段六四號

印刷者 大東書局印刷廠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五版

全劇人物：

衛大成 三十二歲，某縣縣長。

黃皓 二十八歲，衛大成妻。

顧榮軒 五十四歲，縣紳。

顧玉錦 十九歲，顧榮軒女，中學生。

施景雲 五十五歲，縣紳。

施策 二十歲，施景雲子，中學生。

李不揚 二十七歲，傷兵。

金堅 二十一歲，中學生。

沈其采 三十五歲，顧之爪牙，縣署職員。

農民甲

農民乙



老太婆

羅家櫃

男女隊員若干人

僕人

老方

三十五歲 羅家櫃主人 羅家櫃主人

二十歲 羅家櫃主人

二十歲 羅家櫃主人

二十歲 羅家櫃主人

二十歲 羅家櫃主人

二十歲 羅家櫃主人

二十歲 羅家櫃主人

二十歲 羅家櫃主人

二十歲 羅家櫃主人

# 第一幕

時間：

民國二十九年夏。

地點：

內地某縣。

景：

某縣小酒店內。

雖然是縣城，因為偏僻，要是不「逢場」，也頗有些冷清的。

這是一個逢場的日子，四鄉的農民都來作買賣，所以街上比平日顯得擁擠而熱

鬧。

在施家小酒店內。

早晨，小酒店剛開堂，主顧也並不多。羅掌櫃的坐在迎門的櫃台上，無聊的打

看算盤，灶上偶然傳來一兩聲鍋勺響。

街上卻是嘈雜並且吵鬧的。

酒店的主人，施景雲，是本縣士紳，因為善於居集，在縣城裏開了很多的店鋪，像糧食行，雜貨店等等，都是獨資經營的。過份一點說，他很有一點經緯，而且善於操縱。他的事業和他的名譽恰好是一個反比例，人們在心裏都有數目，那就是說，他的事業越發達，人們對他卻越怨恨了。

但他却是一個堅強的人，決不為外界的毀譽所左右。捧他的人和罵他的人都是一概視之。並且具有同等的敵意。據他想，不論是捧還是罵，都會使他的錢吃虧的。在他看起來，別人都是窮小仔，只有他是大富翁，在他講起來的時候，別人都大富翁，只有他是窮小仔。

因為是刻苦成家，所以自己頗習于勤儉，經常總穿着一件打了補釘的藍布衫，一年到頭的破草鞋，即使是嚴冬，也還是處之泰然的。他是那種屬於不知享受的人。

他的兒子施策，——一個中學生——正和他的同學金堅坐在酒店裏，談論着什麼事情。

羅掌櫃（忽然停了算盤珠，摘掉眼鏡，想起什麼事情來，問夥計——那夥計正坐在板橋上打瞌睡。）噲，老方——

老方（沒精打彩的）什麼！

羅掌櫃 別呆在那兒裝死，去，把菜牌子拿來！

老方 是嘍！

羅掌櫃 咧，等等。（隨手拿過幾張紅紙條來。）先把這個貼出來吧！

老方 噢！

羅掌櫃 菜牌子上注的價錢，也用墨筆抹了，施大老爺說現在的東西，一天一個價錢，客人吃飯，得按時價了！

老方 噢！

羅掌櫃（彷彿責備他是自己的責任）又不是年成不好，沒吃的，老是這末半死不活的



——囉！

金堅（感慨的）物價又漲，怎麼得了呢！

施策（沉默）

金堅 我才來的時候，從米行門口過，看見那兒擠了很多人，鬧的天翻地覆，說是今天的米，連行市都沒有了！

羅掌櫃 怎麼沒行市，行市是有的，只是漲的有點怕人罷了！施大老爺看着不像話，只好不開市，等等再說，萬一要是跌的話——

金堅 人人都看漲，那兒還能跌呢！

羅掌櫃 這倒也難說，等到新米一下來——

金堅 等到新米下來，小百姓餓也要餓死了！（激憤的把桌子一拍）所以，施策，我們的同學會非組織起來不可，地方上這末黑暗，也是我們青年人的責任。我們既不能到前方去攢槍桿子打仗，在家鄉也總得為國家盡點力量！

施策 話是不錯，不過——

金堅 不過什麼？你難道不熱心嗎？

施策 我！

金堅 你那事情，我很清楚，是不是又碰了玉錦的釘子了？

施策 (默然)

金堅 施策，我總覺得你這個人太容易灰心了，不管是爲了工作，還是爲了戀愛，我都希望你勇敢一點，堅強一點！哦，我還忘了告訴你，我又和玉錦談過了，她對同學會，非常熱心呢！

施策 你又和她談過了？

金堅 是的，施策，不要灰心吧，假使同學會組織成功，大家經常在一起，對你的戀愛，倒方便多了。(開玩笑的)把你的戀愛基礎建築在工作上吧！

施策 要幹我就主張大幹！

金堅 怎麼？

施策 非大幹一下，威信是建立不起來，反對勢力是壓不倒的！

金堅 唔！

施策 我相信我們青年應該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只要有大無畏的精神，什麼事情都可迎刃而解的！

金堅 (奇怪的望着他)

施策 你爲什麼這樣的望着我！

金堅 我覺得你很奇怪！

施策 怎麼

金堅 你的感情變得太快了，你自己也許不覺得，在我看起來，就覺得可笑了。戀愛是可以把人變得糊塗，也可以把人變得聰明的！

施策 別開玩笑了！

金堅 哈……

施策 金堅你等着吧，終有一天，我要做點事情使你吃驚的！

方 (把紅紙條貼好，端詳着方位，紙條上寫着：「百物昂貴，諸位照顧，概論時

價」，等字樣。

施策（忽然想起。）你老遠的趕進城來，怕還沒吃早飯吧？

金堅 還好！

施策 我也餓了，來兩碗麵吃吃如何？

金堅 太麻煩了，

施策 都現成的，羅掌櫃！下兩碗麵來！

羅掌櫃（吞吐的。）廚房裏沒火——

施策 別瞎扯，怎麼會沒有火呢，快點！

羅掌櫃 兩碗麵事小，回頭大老爺查出來，我又挨罵——

施策 怕什麼，有我呢！

羅掌櫃 大老爺的脾氣，你又不是不曉得，兩碗麵，現在也得上塊的洋錢呢，依我說，

大少爺，家裏現成的飯，何必到舖子裏來攪呢！

施策（難爲情的，）囉嗦什麼？



羅掌櫃

（偏偏也是個執拗脾氣。）大老爺這末吩咐着我就得這末辦，要吃麵，你自己和大老爺講去，只要他有話，那怕你把這舖子吃光了呢，我也不在乎，不然，我這個帳就開不出去！

金堅

算了吧，算了吧，我並不餓！

施策

（賭氣的。）誰要你開帳，我付錢好了。

羅掌櫃

這也是句話，（半天）老方，給大少下兩碗麵來！

老方

是！

施策

豈有此理！

羅掌櫃

金先生，你別笑話，我們這兒，是這個規矩，公是公，私是私，一釘一點都不能錯。在大老爺手下做事，就是這點子不好。說起來呢，兩碗麵算什麼，可是大老爺知道了，就不說是少爺要吃麵，倒說我偷懶，不管事了。

金堅

沒什麼，也要這樣才好。

羅掌櫃

大少，我才聽你們計議着，可是要起個什麼會呀！

施策 不關你的事。

羅掌櫃 (腹動的。) 依我看，你們要起個會玩玩呢，倒沒什麼，要想跟地方上作對，可萬萬使不得。

金堅 怎麼？

羅掌櫃 你想，現在地方上最體面的人物，就是他。(他伸了四個手指頭比了比。) 他會答應嗎？

施策 真金不怕火煉，只要我們做的對，那怕他就是閻王，我們也不怕！

羅掌櫃 閻王，閻王都比他矮着半頭。要把他惹惱了，管保你死了，連尸首都沒地方找去，就拿縣任的縣長來說吧，那一個不是吃過虧的。你想，堂堂皇皇派下來的縣長，一不如意，他都要變着法兒陷害，還用說別人？

施策 這東西也太不像話了。

羅掌櫃 你們年輕，那裏曉得他的厲害，知道他的底細的，現在這縣裏，也沒有幾個人了。年輕的時候，他本來是個強盜頭，後來官裏指名拿人，才吃了餉，混了幾

年，居然也是個營長了。不知怎麼一來，又從隊伍上下來了。現在你們看，但凡地方上有一點臉面的，除了咱們龐大老爺，那一個不捧着他，本來呢，他人頭又熟，面子也廣，又有文的辦法，武有武的辦法，在地方上，橫行了幾十年，從沒碰過釘子。平常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要是誰敢得罪他，他就派幾個人把你往山凹裏一拉，隨你天大的本領，也沒地方施展了，從前多少有頭臉的人，都壞在他手裏了。你何苦呢，又不愁吃，不愁穿的，和他去搗麻瘋，拿雞蛋去踹石頭，是沒有好處的。

金堅（憤怒的。）現在的土豪劣紳，一定是將來的漢奸賣國賊！

施策不用別的，就拿抽壯丁一項來說，這三年，他起碼也撈了有十幾萬了，上個月，他居然欺詐到我們頭上來了。

金堅 怎麼？

施策（想了一下）還有什麼說的，政府的法令，一經他的手，都變成廢紙了。

金堅 他還假什麼政府的法令。

羅掌櫃：金縣長差使擔了，新縣長還沒到差這幾天，地方上更不傳話了。

施策：金堅，你聽說沒有，新任縣長，據說是衛大成先生。

金堅：衛大成？

施策：你怎麼聽了，這到咱們學校去講演過呢，恐怕就在這一兩天，就要到了。

金堅：哦！是不是個子太大的，北方口音，像個軍人似的。

施策：可不是，衛衛大成是有名的幹才，從軍隊裏調用的。

（農民甲、乙上）

農民甲：（慌張的）羅掌櫃！

羅掌櫃：請那邊坐，啤酒還是吃麵？

農民甲：沒有那個禮儀，

農民乙：我們跟你插嘴插聽，施大老爺起來沒有？

羅掌櫃：起是早起麥子，剛剛還在這兒咳嗽噴氣的，現在又出去了，怎麼，有事嗎？

農民甲：（把口袋往櫃台上上）家裏沒米下鍋了！



農民乙 各米行都關着門，連說今天不開市了！

羅掌櫃 (好心好意的) 據我說，你們什慶地方不能缺了鹽，先對付着。何必趕這個開口

買米，你們曉得今天的米什麼行市？

農民乙 不管什麼行市，總不能餓着肚子啊！

羅掌櫃 (比手勢) 要這個數。

農民乙 什麼？

羅掌櫃 一百八，要合十八塊一斗呢！

農民乙 (瞠目無言)

羅掌櫃 你們想，這還怎麼開市。大老爺是商會的會長，又是米店的大老闆，要是拿這

個數再應市，可不要吓死人！到那時候，不說是米價漲，到說他壞好無弊了。

(老方端麵上)

金大堅 (不動的) 這個什麼道理，什麼道理，怎麼稱的？

農民甲 你說吧，先生，我們天下田出力，倒受他的了。這種年月，真沒經歷過，年